

谢志强 著 ©

新
启蒙
时代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新启蒙时代

谢志强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启蒙时代 / 谢志强著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08.7
ISBN 978-7-80743-271-5

I. 新… II. 谢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 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2927 号

新 启 蒙 时 代

作 者 谢志强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卓挺亚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 285 千
印 张 21.5
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271-5
定 价 35.00 元

目 录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001 纪念一个孩子 / 001 | 014 呈现 / 039 |
| 002 启蒙教育 / 004 | 015 重返肉骨头 / 042 |
| 003 鼓掌的权利 / 008 | 016 超级名流 / 044 |
| 004 身份 / 011 | 017 圣诞礼物 / 048 |
| 005 女模肚里有条虫 / 014 | 018 变 / 051 |
| 006 恪守规定 / 017 | 019 策划 / 054 |
| 007 鸭子悲喜剧 / 020 | 020 寻根 / 057 |
| 008 名义 / 023 | 021 桃花 / 060 |
| 009 小偷的疑问 / 025 | 022 居高临下 / 063 |
| 010 监狱是我家 / 028 | 023 期待 / 066 |
| 011 模式 / 030 | 024 腹泻 / 070 |
| 012 超级繁殖 / 033 | 025 提前草拟的悼词 / 073 |
| 013 明天就送出 / 036 | 026 想象一座城市 / 076 |

- 027 中魔的衬衫 / 079
- 028 棍子行动 / 082
- 029 美丽的错误 / 085
- 030 怀孕的男人 / 089
- 031 疯狂的旋转 / 092
- 032 我是怎样成为畅销书作
家的 / 094
- 033 一对怀恋的手 / 097
- 034 预先到达的包裹 / 100
- 035 第999次提出离婚 / 103
- 036 廉洁仪 / 106
- 037 走啊走 / 109
- 038 访问梦境 / 112
- 039 半块花手帕 / 115
- 040 欢迎光临 / 118
- 041 虎虎虎 / 121
- 042 南方的山岭 / 123
- 043 寻找纽扣 / 126
- 044 装修交响曲 / 129
- 045 泡沫 / 132
- 046 冒犯 / 136
- 047 腹唱 / 139
- 048 拇指女郎 / 143
- 049 能说话的那堵墙 / 146
- 050 赵一现象 / 149
- 051 超负的城市 / 152
- 052 独腿表演 / 155
- 053 高空盒饭 / 159

- 054 蘑菇舞 / 162
- 055 没有锁的钥匙 / 165
- 056 空白 / 168
- 057 最后一天 / 171
- 058 来自一只看门狗的求助
信 / 174
- 059 当年的模样 / 177
- 060 嫉妒 / 180
- 061 墓中手稿 / 183
- 062 遗忘 / 186
- 063 钥匙 / 189
- 064 鸟 / 192
- 065 孝顺 / 195
- 066 烧焦的芳香 / 198
- 067 被伤害的姓名 / 201
- 068 三重门 / 203
- 069 诸葛亮的“粉丝” / 206
- 070 分享错误 / 209
- 071 模仿 / 213
- 072 过去的情书 / 216
- 073 一种谋杀 / 220
- 074 沙尘暴 / 223
- 075 愿望 / 225
- 076 车祸与爱情 / 228
- 077 卧底 / 230
- 078 蜗牛行动 / 233
- 079 待遇 / 236
- 080 第一个无语周 / 240

- 081 惯性 / 243
- 082 秘书也是作家 / 247
- 083 自杀是一个过程 / 250
- 084 紧缩 / 254
- 085 过去的服装 / 258
- 086 超前新闻 / 261
- 087 淘气 / 264
- 088 哭,哭吧 / 268
- 089 梦时代的盗窃案 / 271
- 090 温柔的出口 / 274
- 091 投影 / 277
- 092 猫 / 280
- 093 地下室 / 283
- 094 另一间屋子 / 287
- 095 邂逅 / 290
- 096 太阳和月亮 / 293
- 097 回家的感觉 / 295
- 098 惠子不是狗 / 298
- 099 去年,今年 / 301
- 100 会议生涯 / 304
- 101 恪守规矩的小偷 / 307
- 102 收购烦恼 / 310
- 103 气泡 / 313
- 104 消失 / 316
- 105 追踪老房子 / 319
- 106 泥土! 泥土 / 322
- 107 松鼠 / 325
- 108 我是谁 / 328
- 关于《新启蒙时代》的对话 / 332



纪念一个孩子

我抵达艾城已是傍晚,第二天清晨,我往一所学校赶。我是来取经的,艾城的教学自有独特的一套。

可是,我穿过广场的时候,发现广场到处都是孩子,东一堆,西一伙。我以为今天要在广场举办一个什么儿童的大型活动。可是,又不像。他(她)们有的给鸽子喂食,有的放风筝,有的打陀螺(我小时候也玩过,称为赶牛),有的玩家家,有的制陶器,有的画画,有的跳舞,好像相互之间不搭界,各玩各的,穿的服装也各式各样。我真的误以为艾城居民突然返老还童了,成了童子城。广场附近的街巷,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孩,甚至房子门口,还有小孩在玩玻璃弹子(我小时候一度着迷过这玩意儿)。

学生不去学校,就如同庄稼地里不长庄稼。我观察了好一阵子,孩子们都玩得投入、尽兴,似乎把上学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我蹲到打玻璃弹子的三个小男孩旁边,说:小朋友,你们咋不去上学?

一个小孩说:不用上学了。

我说:为啥不上学?

小孩说：玩呀。

我说：学校放假了？不到暑假时间呀。

小孩说：到了玩耍的时间了。

我说：不上学，就是玩？

小孩说：就是玩。

我欲再问，他们顾不得我了，不知为啥，他们争论起来，大概有一个孩子违反了游戏规则。看来，我没有必要赶到学校去了。

不知哪儿飞来那么多鸽子。我在广场小摊买了两小袋鸽食，加入到小孩中间，仿佛我突然还童了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回到他们这般年纪呀。我有点讨好似的接近他们，似乎是入伙，希望他们接纳我。我给其中一个小孩一袋鸽食。他理所当然般地接过去了。

我趁机问：告诉我，你们咋不上学？

他说：玩呀。

我说：要玩多久才上学。

他抛撒着鸽食，说：半个月。

我说：谁规定的半个月。

他说：没谁规定

我说：那为啥？

他说：纪念一个同学。

我说：你们学校的一个同学吗？

他说：不是。

我说：那个同学现在在哪儿？

他说：我也不知道。

我又被晾在一边，他们走进鸽群。鸽子似乎不惧他们，甚至落在他们的手掌、肩头。只是，我过去时，鸽子却飞起避开了。鸽子防备着我。我似乎不在场，有点无趣。我离开，背后是孩子们天真、爽朗的笑声，好像笑的是我，其实不是笑我。我有种错觉，他们本来已是和我一样的成人，玩着笑着，都成小孩了，艾城已是一座儿童的城市。大人都知趣地隐退了。

我终于找到一个大人。他家门前，有几个小孩在玩制陶。小孩

的手上脸上衣上,都黏着陶泥。大人可能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亲,很无奈很羡慕的样子。

我说:讨口水喝。

他热情地沏了一杯茶,似乎生怕我立即走,还端来椅子。一个被小孩排挤的成人。我请教他为什么孩子们都在玩耍。

他说:玩吧,玩吧,放松放松。

我说:到底为啥?

他说:纪念一个孩子。

我说:纪念一个孩子就都玩耍了,那个孩子一定是个贪玩的孩子。

他说:不是,那是个不会玩耍不会淘气的孩子。

我说:你认识那个孩子?

他说:不认识。

我说:那个孩子怎么发动起全城的孩子放开来玩耍呢?

他说:没有发动,没有。

我说:那个孩子现在在哪儿?

他叹了一口气,说:去年,那孩子住了院,医生诊断不出他患了啥病。他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,像一棵树苗缺水缺光一样眼见着枯萎了。半个月里,他什么也不说,最后那天,他的爸爸妈妈问他要啥,他说,我要玩耍。

我脱口说:他玩耍了吗?

他说:孩子命短,他的成绩,每门都是全校的第一名,稍微降一点,他会哭,他把所有的力气和时间都掏在功课上了,孩子的爸爸妈妈很后悔。

我说:后来呢?

他说:后来,不知谁发起纪念那个孩子的活动,每年这半个月,允许孩子们玩,痛痛快快地玩。

我想到,许多孩子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,一个不会玩的孩子换来了孩子们的玩。

启蒙教育

小偷推开半闭着的窗，避开窗台一盆兰花，轻捷灵敏地跳进屋内。他刚拉开立橱的抽屉，欲翻，突然，他愣住了。

房主立在他旁边。

小偷连忙说：我以为屋里没人，哦，我口渴。

房主说：你刚才打哪儿进来？

小偷指指窗户。

房主追问：那叫啥？

(小偷犯嘀咕了：今天算我倒霉。)

小偷说：我本来……可是，我图个方便，就……就是口渴，这天气真够热的呢！

房主招手。小偷乖乖地跟着他走近窗户。房主指着窗台，说：你念一念。

小偷去瞅，脱口念：床(chuáng)。

房主一摇手，说：不是床，是窗，chuāng，阴平声，不是阳平，你上过小学吗？

(小偷疑惑：这个主给我设什么圈套？)

小偷说：上过吧。

房主玩魔术似的亮出一根细棍,敲击着窗台,说:chuāng,跟我念。

小偷便模仿房主的口气,去咬那声调字母。房主收起细棍说:记住了?

小偷机械地点点头,说:记住了。

房主:跟我来。

小偷呆立着,没动。

房主回首,见小偷没跟过去,说:你不是口渴吗?

小偷仿佛恍然大悟,说:对,对,嗓子要冒烟了。

来到客堂间。房主用细棍敲击三下方桌,说:这叫什么?

(小偷霎时想起刚入小学看图识字的情景,他端详着房主的脸,像是要极力拨开皱纹发现当年老师熟悉的脸庞。)

小偷说:课桌。

房主失望地摇头,说:桌子按功能可分为课桌、饭桌、讲桌、会议桌……你还能列出什么吗?

小偷闹糊涂了,只是鸡啄米似的点头,连说:是,是。

房主说:这究竟是什么?

小偷说:饭桌,对,吃饭的桌子。

房主倒来一杯水,像是奖赏。

小偷“咕嘟咕嘟”一口气喝尽,过急,竟呛了一口,仿佛感动了,眼泪、鼻涕都溅出。

房主说:你跟我来!

(小偷又犯嘀咕:这个主到底要弄什么名堂?)

一前一后,走出门,站在院子里,离门仅三步远。

房主拿着细棍指着门,说:这叫啥?

小偷说:秃子头上的虱子——明摆着的嘛。

房主板着脸,说:明摆着?可是,你刚才从哪儿进来的呢?你还不耐烦了?半瓶子醋就晃荡,你来。

小偷说:请您多多指教,多多指教,不敢不耐烦。

走近门。房主用细棍点一点门板上的字,说:你念一念让我听



听。

小偷瞅着“門”字，说：是念“门”吧？

房主说：你肯定地念一遍。

小偷脱口出声，仿佛是牛哞，却含含糊糊念了，似乎有点吃不准。

（小偷想：今天我要栽在一个难缠的高手这儿了。）

房主说：你忘了？mén，阳平声，你跟着我念。

小偷去艰难地咬那字母，m、e、n，却念出阴平声。

房主说：一起念，别拉开队列，来，mén。

小偷模仿得很地道。房主说：还算到位。

（小偷有点自豪，跟念小学那年在课堂上受到老师表扬那样。他又忍不住念了三声，有点炫耀的味道。）

房主一挥棍，如同指挥一个乐队，说：前头，你从哪儿进来的呢？

小偷念：chuāng。

房主说：窗有什么功能？

（小偷想：这个主，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？）

小偷索性一声不吭。

房主说：窗在墙壁上，是通气透光的装置。

小偷只有点头应和的份儿。

房主说：窗有窗帘、窗棂、窗纱、窗扇、窗台、窗玻璃。

（小偷想：这个主肚里还真装着一些没用的货。）

小偷来了劲儿，说：窗台上有兰花。

房主瞥了他一眼。

小偷缩缩舌头。

房主说：你说说门的功能？我是专指屋子的门。

小偷立即说：进进出出的口子。

房主说：谁进出？

小偷咬住嘴唇。

房主说：门有门板、门鼻、门环、门轴、门槛、门框、门楣……

(这不是用一个字组词吗?)

小偷抢着说:还有门牌。

房主说:我看你,说啥啥都懂,现在,你退后七步。

(小偷想:现在,他该动真格的了?)

小偷像操练一样,一步一步,退出七步。

房主说:你直对着什么?

小偷说:mén。

房主说:现在,你知道该怎么进入一间房子了吧?

(小偷心里还悬着:接下来,他会怎么处理我?)

小偷说:知道了,知道了。

房主摆摆手,像是扇一只苍蝇。

小偷是一副期待的表情,但立即反应过来,拔脚往院门奔。

房主喊:你停一下。

(小偷想:街上那么多来往的人,就是逃也难逃。)

小偷垂头丧气地站住,他几乎要跪下来求饶。

房主持棍指着门,说:记住啦?!

小偷连忙说:记住啦!

房主说:不是你家的门,未经允许就不能擅自进入。

小偷说:知道,记住啦!

(出了门,小偷舒了一口气,却纳闷,这个主倒有趣,没计较他偷窃的事儿。他忽然想起,房主手里的细棍,不就是当年地理老师手里那根指点江山的教鞭吗?)

002

启蒙教育



鼓掌的权利

我率领滑稽剧团来到艾城作试探性的演出,我还不了解艾城,却在演出前的讲话中赞美了艾城。我说:艾城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么美好,而第一印象是多么重要呐。

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剧团是临时凑起的班子,我们那儿,已没市场。我有自知之明,这台滑稽剧十分低俗,几乎是个大杂烩。我简短的讲话结束,刚拉开帷幕,台下又掀起潮水般的掌声。我本来最担心第一幕时观众就会喝倒彩,甚至起哄,可艾城的观众却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我看到了剧团生存发展的希望了。观众的掌声无疑是最高的认可和赞赏。不过,他们竟然在第二幕将掌声推向了高潮。本来我打算删去第二幕,它像一个恶心的剧情“瘤”,散发着难闻的气息。于是,我对艾城观众的掌声产生了好奇。

我对艾城主持人说:我料不到本剧团能在贵市获得如此良好的反响。

主持人笑了,说:当然,掌声包含了另一层意义。



我表示有兴趣：我倒听听。

他说：艾城居民有表达自己存在的强烈渴望，而鼓掌则是一种重要方式，表示拥有话语的权利。

我说：那么多观众都自行表达你说的权利？

他说：我们出售的入场券，很大程度上是鼓掌的权利。

我说：那就是说，观看演出已是次要的了。

他说：两个方面能简单地割裂开吗？

我附和道：不可能，不可能。

他说：我们的居民，精神需求的重要内容，就是渴望加入鼓掌的行列之中，所以，无论有什么演出，场场都爆满。

我说：除了加演，仍有许多市民不能入场，你怎么处理这个鼓掌的供求关系？

他说：我们的原则是，绝不剥夺任何人的鼓掌权利，你知道，票价格外高，但是，相当多的居民还是愿意购买鼓掌的权利，并且以此为荣。

我说：我发现观众的鼓掌很有特色，有力，整齐，仿佛有人指挥。

他说：用不着指挥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他们都经过了培训。

我说：你费心了，怪不得剧场效果空前地好。

他说：培训并不是针对你们的演出，我们这儿有常规的鼓掌培训班，鼓掌仅靠热情显然不够，还必须掌握科学的技巧，鼓掌培训学校的学员包括了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市民，我们已在中小学校开设了鼓掌的兴趣班、选修课。

我说：难怪我在这里听到了世界上最悦耳最美妙的掌声呢。

他说：鼓掌已生出了相关产业，例如，女士用的鼓掌超薄手套、鼓掌润滑油等。艾城已创造吉尼斯纪录——孤掌的声音。

我说：不是孤掌难鸣吗？

他说：我正在筹备鼓掌节。

我说：让每个来到艾城的人都增强自信，这是你们的口号吧，我就信心倍增了。

他说：这就是我们的宗旨。

导演仓皇地走近我，悄声说：出了意外，二号主角突然浑身发冷，他大概兴奋过度，是欣喜。

主持人还是听到了，说：没关系，我出面作个说明。

我犯愁，说：最后一场就抱歉了，我不想让贵城观众失望。

主持人说：常有的事，说明鼓掌的力量，观众能够理解，他们看重的是来鼓掌呀。

我说：拜托了。

主持人走上前台，说：各位观众，剧团著名演员头一回享受这么多的掌声，他消化不良，不能继续演出，相信诸位能谅解。

全场起立，刹那间掌声如山洪暴发，一阵接着一阵，持续着，停不下来。我听出了掌声的狂热。

主持人告诉我：这掌声不是贬低主角的艺术，是你们的剧团给艾城带来了实现鼓掌的权利，从而满足了观众日益增长的鼓掌的渴望。

我说：掌声是对我们的鼓励，早该来贵城了。

稍作调整，随后数日，白天晚上，连续演出，场场爆满。我欣喜地看到，街头、广场已出现模仿我们剧情的自娱自乐的演出，围观者甚众，同样掌声不断。我猜，千余座位的剧场已不能满足居民鼓掌的权利了。我们带来的演出已普及到居民中间，我打算开设数个培训点，培训学员演出我们的滑稽戏——我们的剧团终于起死回生了。